

特意之旅

□赵向辉

1. 急死了。这该怎么办？最早的高铁是明早六点多，坐普通列车太慢了，我必须早回到妈妈身边，否则怕来不及了。抓耳挠腮想对策。我只能叫网约车了，事发突然，也管不了费用的事儿了。我迅速下单，叫专车，但可能是夜太深，等了快二十分钟，才有司机接。我立即拨去电话说，师傅，我着急，能快点吗？价钱好说。司机说，稍等，可能还要十五分钟。我真有点怕他不来了，连声催，麻烦您抓紧、抓紧啊！司机答应着，果然过了一刻钟又来电话，大约五分钟后到，

你准备往下走吧，酒店正门路边等我。虽然比预想的又晚了一点，但我还是舒了一口气，赶紧下楼。谁想到出差才几天，家里会出这么大的事儿！打开后面车门坐进去。我看到司机是一位五十来岁的男子，但副驾驶位置还坐着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女人，心里就有点不高兴了。我叫的可是专车，为啥还顺风拉别人呢？本想计较一下，又怕影响行程，决定先不说了，到了目的地再让他退点钱，不同意就投诉他。有个女人在也好，这大半夜的，虽然是过合规的平台叫的车，但我一个女孩家……

2. 我努力试图让自己坐舒服一点，半躺着，迷迷糊糊的，心中默默祈祷，一定要挺过来啊，妈妈，我会以最快的速度到家的！一开始，我闭着眼睛想睡会儿，觉得一百多公里路程，怎么也要一个多小时吧。可我根本睡不着，脑海里都是妈妈，一会儿想象着妈妈在医院抢救的镜头，一会儿是与妈妈在一起的场景，很困，思维却闲不下来。朦胧间，突然听到司机说，您好！人民医院到了，请带好随身物品，东西多，千万别落下。我清醒了一下头脑，理了理思绪，看到副驾驶位置的女人还在睡觉，脱口说，你这顺风又拉了一个人，是不是该退我一点车费啊？司机一愣，没有啊，这是我女儿，跟车来了，不是顺风客

人。我厉声说，鬼才相信呢，大晚上的，会让女儿跟车？说吧，退我多少，不退我就投诉你。说话间，年轻女人醒了。司机说，真不是顺风客人，不信你问我女儿。我提高嗓门说，谁骗呢？要不是客人，那就是你相好的，绝对不是你女儿，这么年轻，大晚上的，谁跟你跑车啊？这样的话，你更得退我车费了，不然就给你曝光。年轻女人急了，冲我就嚷开了，说什么呢你，要不要脸啊？费劲巴拉把你拉过来，还要我退车费？你说这话，讲不讲良心啊？司机拉了年轻女人一下，小菲，算了，她有急事。然后又转向我说，退你100块行不，赶紧去看亲人吧。说完开始翻动钱包找钱。



相伴

□宋金峪 摄影

3. 年轻女人接着冲我嚷道，不行，不带你这么不讲理的！你知道吗，本来我爸爸准备收车了，为了挣你这几百块钱，让需要照顾的妈妈自己待在家里，还特意到学校接上我……他说你肯定有特别着急的事儿，但这么远的路，又是黑夜，怕你一个年轻女人坐出租车害怕，让我陪着，好让你放心。不然你会那么放心地躺着，那么舒服吗？啊？要不是为了给妈妈看病，供我上大学，像我爸这年龄，有几个大半夜还跑车的，谁不知道睡觉舒服啊？我愕然了，脑袋也懵了，竟然什么话也没说，灰溜溜地拎着东西下车离开了。走了几步，听见那个叫“小菲”的女孩又打开车门喊道，你站住。

4. 平台的打赏功能，给那位司机师傅转了500元钱。半小时后，司机师傅来了电话，是赵小姐吗，什么情况，打错款了吗？您上次付过费了呀。我说，没错，那就是感谢您的！那天是我错了，多亏您送我见了妈妈最后一面……司机师傅说，不用不用，你有急事，我跑车是应该的。我带着哭腔说，叔叔，什么也

我以为她还要继续和我理论，于是加快了步伐逃离。小菲喊，慢点，你丢东西了。她说完紧走几步，把我本来放在脚下、一慌就忘拿的一个小包递过来。我站在原地，轻声说了句“谢谢”。小菲说，行了，快去吧，往后别总把人想歪了。

喊山

□黄渺新

天尚未亮，茅棚里亮起一盏灯，火苗如豆，风一吹就熄灭。屋外浓雾弥漫，如稠稠的牛乳，如厚厚的棉絮，遮天蔽日。点亮灯后，他把火柴梗吹灭，摇曳的灯光照着地上，地上铺了一层茅草，七张草席一溜儿铺开，就是他们的床。严格说，那不算床，是地上七个草窝。

七个人，在深山老林干活，他是头。他是头，年纪却不是最大，上有比他老，下有比他小，但无论老小都听他的。他精明，做事有魄力，这里他说了算。他总是第一个起床，茅棚里没有钟，但他心里装着一面钟。穿好衣，把一根麻绳系身上，算是腰带，镰刀、烟袋都别在腰间。咳一声，是他对工友发出的起床指令。有的工友赖床不起，有的起来后抽半天烟。他开始刷锅、生火、淘米、切菜，忙着做早饭，手脚麻利。等最后一个工友起来时，他已把饭菜端上桌子。饭用桶装，菜用盆盛，热气腾腾。七个人围着桌子

吃早饭，那桌子用几块粗糙的木板拼成，嘎吱作响，摇摇欲坠。粗瓷大碗盛饭，像一座小山。他们埋头吃饭，一阵唏哩呼噜，碗里的饭就落了肚。吃完饭，每人提一只乌黑发亮的陶罐，把剩下的饭菜分给了往陶罐里装。陶罐用来带饭上山，带上的还有水罐，水罐不是陶的，用碗口粗的竹筒削成。茅棚门吱呀一声拉开又掩上，七个人扛起锄头，出门上山。雾浓得化不开，树上、草上、石头上全是露水，湿漉漉的。他是头，走在前面，脚步矫健，从容镇定。山路崎岖，布满石头和荆棘，山蛇出没。石头，他一脚踢

开。荆棘，他一锄铲掉。山蛇，他不惊扰，提醒后边工友。最怕砍伐留下的竹枝，锋利如刀，能扎穿脚板，必定刨除。穿草鞋走路，声响不大。但不大的声响，也惊动了满山的雾。浓雾渐渐散开，有一缕光亮迅速扩大、增强，山的轮廓，淡淡浮现。他驻足清清嗓子，鼓起胸膛，朝幽深的山谷发出悠长的呼喊：“上山啰——”喊过山，天就陡然亮了。中午他们不回家，坐在树荫下吃顿饭，喝过水，再抽一袋烟，算是歇息。接着干活，一直到黄昏。太阳落山，又起雾了。雾是山

呼的气，天一暗，山就呼出一股白气。雾越来越浓，天越来越暗，天上有一道帘子，一拉开，天就暗了。他们收拾工具，准备下山。他走在前面，脚步矫健，从容镇定。他驻足、挺胸、屏气，正要喊山，脚下股钻心痛，有热乎乎的液体涌出。工友们小心翼翼，将他的脚从竹桩上拔出，血流如注。他从前襟撕下一块布条，把脚裹上，站起来，一锄头刨掉竹桩。他一瘸一拐依然走在前面，山路上，留下一长串殷红的血迹。他驻足清清嗓子，鼓起胸膛，朝幽深的山谷发出悠长的呼喊：“下山啰——”喊过山，夜幕骤然落下。

东边日出西边雨

□刘平

眼看看到了收麦的时候，不知道谁惹恼了老天爷，稀里哗啦下起了雨。老天爷小气，雨一下就没停过，把人们的心下得焦灼。一张张脸仰头看天，在天上寻找日头，哪怕一点日头的光也好。可天像一块阴沉沉的大幕，日头不晓得跑哪去了。到处是水，空中飘的，地上流的，屋檐往下淌，麦秆上往下滑。一切都是湿漉漉的。等不来日头，地里，这儿那儿、这边那边，不少人在冒雨收麦，披着蓑衣、穿着雨披。再不收，麦子就会在地里发芽。庄稼人，不会让一季的守望就这样被雨泡了。

那得炕多少锅啊？翠玉想，多少锅也得炕。翠玉一个人在灶房炕麦子。一会儿到灶下添柴，一会儿回灶上拿铲子翻锅里的麦子。一加热，水汽蒸腾，裹着一股麦香。后来，水汽越来越浓，麦香味越来越浓，一大锅湿麦子，缩下去三分之一。这时候，一锅麦子就炕好了。其实，很多人家都在炕麦子。村子里到处飘着炕麦子的香味。一锅、两锅、三锅……除了吃饭，翠玉都在炕麦子，还要抽时间把堆在堂屋的麦子翻一下。一直到夜里十二点，实在撑不住了，才休息。头一挨枕头，就睡着了。

第二天，雨终于停了，但天还阴着，翠玉只好继续烧火炕麦子。一锅、两锅、三锅……除了吃饭，翠玉都在炕麦子，还要抽时间把堆在堂屋的麦子翻一下。下午三点过，翠玉实在困了，坐在灶前板凳上添柴，迷迷糊糊就睡着了。不知过了多少时候，翠玉鼻孔里突然钻进一股浓浓的焦胡麦香味，心里一激灵，腾地弹起来，赶紧拿铲子翻锅里的麦子，才发现下面的麦子已经炕糊了。翠玉干脆继续翻、继续炕，把一锅都炕熟透，焦香焦香的，用磨子磨成面，做火炒面。辛辛苦苦的，她不想浪费一粒麦子。怕又睡着，翠玉想办法给自己提神。她把灶房隔壁卧室的电视打开，调到音乐频道。翠玉喜欢听歌。一个女子在唱一首民谣，《东边日出西边雨》——“东边日出西边雨，郎在东边我在西……”

翠玉一下想起了老公焉瓜。就给他打了个电话，问那日天咋样。焉瓜说，一个多月没落过一滴雨了，天天金光光的太阳，最高气温三十八度。翠玉说，多喝水，当心中暑。焉瓜说，喝得多，工地发了风油精和藿香正气水。原来日头都跑到那边去了呀！翠玉想。“郎在东边盼清凉，妹在西边望日头……”那女子还在唱。听着，想起焉瓜，想起堂屋地上还有一座小山一样的湿麦子，翠玉又开始忙了……

吴泰解读《绘冠南天》展吴荣光旧藏 他的藏品和“朋友圈”对岭南文化影响深远

名家说名作 ②

文/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文艺 实习生 梁善茵



吴泰

正在广东省博物馆展出的《绘冠南天——粤藏宋元书画特展》，立足“粤藏”和“宋元书画”这两个基本点，首次对广东历代书画藏家及其收藏的宋元书画、著录、刻帖等进行系统梳理，对于推动地域文化研究有着重要意义。展览特别从故宫博物院等单位借展了清代粤籍大藏家吴荣光等人鉴藏过的部分宋元书画佳作。在展览现场，吴荣光的后人、当代书画家吴泰向记者讲述了相关故事。



南宋李唐《采薇图》（复制件）原件藏于故宫博物院

图轴见其“朋友圈”

吴荣光（1773-1843），广东南海人，清代诗人、书画鉴藏家、金石学家，书法为世所重。他师承翁方纲、阮元，历任湖南巡抚、湖广总督、福建布政使等地方要职，著有《筠清金石录》《辛丑销夏记》等。他去世后回乡，对广东收藏文化的兴起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次展览展出故宫博物院藏《松盘揽胜图》。作品以

而立之年的吴荣光登临泰山为主题所绘制的肖像画。该图的作者万承纪，是“扬州画派”代表画家罗聘的弟子，吴荣光的同乡人。在丛林掩映与山石烘托下，吴荣光居画中央，中等身材，微胖，头戴斗笠，一袭长袍显示其风尘仆仆、溪山行旅的形象。在画心裱边，尚有宋湘、翁方纲、阮元、陈寿祺等九家题诗。“这幅图轴展示了吴荣

光的朋友圈。”吴泰向羊城晚报记者解读了这幅图卷的重要看点：宦游京城的吴荣光常往琉璃厂购赏字画；“三十七岁迁居下斜街小屋，与阮元师居所相近，日夕过从指授经义，又常与翁方纲讨论书画及考据之学，暇则涂抹山水遣兴……”正因为这一层师承关系，大大开启了吴荣光的文化、艺术与收藏视野。

吴氏旧藏名作如林

吴荣光为官三十载，宦游地域甚广，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在江苏、浙江的经历让其眼界、交游、收藏越广。本次展览中还有不少其他重要展品，也来自吴荣光旧藏，《定武本兰亭》拓本、李唐《采薇图》都是其中的代表。南宋李唐所绘《采薇图》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画的是商末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饿死在首阳山的故事。吴泰介绍，吴荣光曾“两度”收藏《采薇图》。在图卷跋语中，吴荣光详尽记述了自己如何得来此卷，又如何再在黔南遭水厄、在英德被盗而后再度购回的曲折经历。另一方面，《采薇图》的收藏故事更为学界注重：宋元时代，该作曾进入南宋内府，后来又从皇室、宗室手中散落人间；有明一代，曾出入于周六观、项元汴等江南藏家之手，有传一时还成为权臣严嵩父子之物；清季以降，《伯夷叔齐采薇图》重回京师，为粤籍黄姓官员所得，又随黄氏告老还乡而“南渡”岭南，由宦游北京的岭南士大夫吴荣光所得。



清 万承纪《松盘揽胜图》 故宫博物院 藏

清代岭南藏家崛起

吴泰介绍，吴荣光被今天的研究者视为晚清岭南文化史、鉴藏史上极为重要的人物，对晚清时岭南文化与以北京为中心的主流文化产生深刻连接起了重要作用，这种文化连接直接或间接影响了晚清乃至民国以后岭南文化的走向。本次展览对相关收藏进行了集中展示，呈现出广东近代文化发展的一大源头和脉络。因盐业与洋行的贸易发展，在十九世纪中期，广东鉴藏之风气开始兴盛，岭南地区的鉴藏家大有崛起之势。当时广东负有盛名的收藏家包括潘有为、吴荣光、叶梦龙、潘正衡、潘正炜、伍崇曜、潘仕成、伍元蕙、孔广陶等，他们曾倾尽财力、目力，将一批宋元书画名迹汇聚广东，拥有的藏品档次和数量都位于全国的前列。吴荣光收藏具有鲜明体系，更将其所藏、所见、所闻详尽记录在《辛丑销夏记》等著述当中，以至于此书成为不少岭南收藏家的必读书目。由此，他把京城和江浙一带的收藏经验带到广东，备受后起的岭南收藏家追捧。1840年，中华大地将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迎来“千年未有之变局”。吴泰说，此时吴荣光也迎来了人生最后的三年。眼见时局纷扰，他将家中所藏一一售出，其中就包括《采薇图》、李衍《竹竹图》等。时至今日，《采薇图》和部分吴荣光旧藏已化险为夷，成为现代博物馆的珍品。吴氏旧藏的许多名作虽流出广东，分散到世界各地，但背后的鉴藏往事，早已使这些作品与岭南结下了不解之缘。